

「英」芭比·普若博莱特 简·里奇著
陈果译

带我回家， 姐姐，



little girl lost

七岁大的小女儿芭比去了塔巴兹。年幼的芭比来说，旅程是危险重重。在伤亡遍野的战争局势下，她们遭遇难以言表的旅途艰难，同时也目睹人性的良善以及不分敌我的援助。在许多人难以回报的慷慨救援下，终于与母亲团聚。令人动容之外，更揭开人类战火下鲜为人知的战争世界娓娓道来，历经艰难险阻之后，她们终于活下来了，但谁也没有真正毫发无伤地从战争的印记中走出来……

十九岁的女儿艾薇带着七岁大的小女儿芭比去了塔巴兹。但很快，塔巴兹也面临，危难时刻，艾薇决定回到维德堡。在许多人难以回报的慷慨救援下，终于与母亲团聚。令人动容之外，更揭开人类战火下鲜为人知的战争世界娓娓道来，历经艰难险阻之后，她们终于活下来了，但谁也没有真正毫发无伤地从战争的印记中走出来……

七岁大的小女儿芭比去了塔巴兹。但很快，塔巴兹也面临，危难时刻，艾薇决定回到维德堡。在许多人难以回报的慷慨救援下，终于与母亲团聚。令人动容之外，更揭开人类战火下鲜为人知的战争世界娓娓道来，历经艰难险阻之后，她们终于活下来了，但谁也没有真正毫发无伤地从战争的印记中走出来……

姐姐， 带我回家

〔英〕芭比·普若博莱特 简·里奇 著
陈果 译



little
girl lost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姐姐，带我回家/(英)普若博莱特,(英)里奇著;陈果译. —北京:京华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502-0236-8

I. ①姐… II. ①普… ②里… ③陈…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1055号

LITTLE GIRL LOST
By BARBIE PROBERT-WRIGHT WITH JEAN RITCHIE
Copyright © 2006 by BARBIE PROBERT-WRIGH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by Beijing Xinhua Pioneer Culture &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姐姐，带我回家

出品人: 王笑东
出版统筹: 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 李征
封面设计: 天行健 董严飞
版式设计: 赵芝英
责任校对: 陈珍覃 鑫

京华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13号楼2层 100011)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04千字 620毫米×889毫米 1/16 19印张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0236-8
定价: 2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8876681 010-88876682

本书谨献给

我亲爱的姐姐艾薇

我的丈夫雷和女儿贝比缇

以及所有因为战争而生活支离破碎的孩童

前 言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在那个充满战火与硝烟的混乱世局中，姐姐艾薇救了我一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情地击碎了成千上万人原本平静的生活，对于那些熬过这场战争的人们来说，虽然他们最终活了下来，可是谁也没能毫发无损地从战争中走出来。作为一个在德国长大的小孩子，我一直被家人小心地保护着，他们尽可能地让我远离那些可怕的事情。天真的我并不明白战争的本质，直到七岁那年，当德国面临着全面溃败的边缘时，再多的爱也不能保护我不受伤害了。

突然间我觉得自己被丢进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和挚爱的母亲分离，与在前线打仗的父亲失去了联系，七岁的我跟随着姐姐艾

薇的脚步，踏上了一段横跨德国的寻亲之路。我们穿过硝烟弥漫的战场、目睹死亡的痛苦、在火光下闪躲、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我看到了孩子们不应该看到的残忍景象，但同时我也目睹了在危难时人与人之间的慷慨相助与仁慈的关怀。在那时我也意识到即便是敌对的双方也会因为他们共有的人性而团结在一起。我明白了什么是牺牲，也了解了在你失去原本所拥有的一切时，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我仿佛经历了一生中所有的磨炼，从我稚嫩纯真的世界来窥测身边的事物。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当时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才了解我和艾薇究竟经历了什么。也是直到现在我完全感念到姐姐的勇气和毅力。

现在我坐在家里的舒适的客厅里，写下这个故事。桌子上放着一个破旧的本子，里面写满了六十年前一个女孩的所有梦想和记忆。本子的内页已经开始松落，里面的字迹也有的模糊不清，本子里贴满了泛黄的剪报、照片和卡片。

这是艾薇在那段时间里所写的日记，只要一有空闲的机会，艾薇就会记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艾薇的这本日记是这本书的主干，也让我记忆中发生的事情有了一条主线。六十多年过去了，已经松散的内页里记满了每天发生的事情、令人难忘的诗词和佳句。一直以来这本日记都是我最珍贵的物品。是艾薇带着我从战火中走出来，同时也是她为我提供了写这本书的资料。小孩子的记忆有时像梦境一般模糊，而艾薇的日记帮我吧琐碎的记忆拼凑了起来。这本书是根据艾薇的日记、我自己的记忆，以及多

年后我们谈及那次徒步旅行的细节集合而成的。这本书并不是在记录一场战争——尽管在故事中有很多关于战争的细节——这只是两个小姐妹在烽火中奋力求生、渴望回家的故事。它是艾薇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

如今艾薇已经离开了我。我不确定如果她还在世，她会不会喜欢这本书带给她的关注——她一生谦逊、温柔又为人着想。我并不想让她听起来美好得难以置信——不过她的确是一个讨人喜欢、个性随和又富有幽默感的人。对于她曾经为别人做过的那些事情，她并不期待会得到称赞。因为对于她来说，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发生——她爱我，所以她关心保护我。没有孩子可以奢求比这个更多的了。

随着年纪的增长，每天生活的步调也越来越缓，我现在常常会回想到之前的那些岁月，感觉自己好像更贴近那段时光。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外孙女艾蜜露正在我身旁的桌边静静坐着，给她画册里的图案上色。她金色的头发美美地垂在耳际，她专注地画着画，不一会儿抬起头来，用乞求的目光看着我说：“我们可以去喂鸭鸭吗？拜托了，好吗？”

她今年七岁，和这个故事中的我一样大的年纪，我无法想象她的生活如果要经历我所经历过的困难会是怎样，我不愿意她的世界会成为那样的存在。

可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孩童和从前的我一样在受苦，甚至遭受更多的磨难，想到那些和我的小外孙女一样的孩子也要遭受我所经历过的惊恐和饥饿，我就心痛不已。

即便如此，我也并不为自己遭受过的磨难而遗憾。尽管我当时的年纪很小，可是那却炼就了我的决心和毅力，同时也让我看到了我一直视为理所当然的“爱”的强大力量。我们对母亲的爱支撑了我们的旅程，而艾薇对我们的爱则让我被珍惜、被保护。

我的书印证了那样的爱。

目 录

L
i
t
t
l
e
G
i
r
l
L
o
s
t

- 舒适的汉堡童年岁月 001
避居波兰的平静生活 016
战火逼近 028
逃离波兰 038
旅程开始 057
艾薇差点失去了我 071
颠沛流离中的一点儿音乐 081
巫 婆 095
矿 坑 105

目 录

- 闯入侵略者的路线 122
终于看到了唯德村 136
再度上路 152
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孩儿 167
又剩下了我俩相依为命 178
遭遇无赖汉 190
家近在咫尺 201
汉默公园 224
一家人终得团圆 235
长 大 249
英 国 259

舒适的汉堡童年岁月

正当欧洲深处昏暗、惨烈以及阴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煎熬中时，我度过了我两岁的生日。我成长在汉堡富裕的中产阶级区域内的一处舒适住所中，两岁才刚刚学会走路。而这场战争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显得无关紧要。这个年龄的孩子，需要的是爱护、关怀以及美味的食物，拥有这些就是最快乐的事情，而这三者我当时已经全部拥有。我的童年生活从始至终都在田园诗歌般的温馨中度过，无论外面的世界发生怎样的战乱，也丝毫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这样的时光一直持续到了一九四三年，那一年，我的生命中出现了第一缕波澜。

在这之前的日子里，我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着天真与欢乐。就像大多数德国人那样，我们一家人过着与其他人一样平静、安宁、美好的生活。尽管不久之后，这种静谧的世界将被残酷的战争所占据，但是在这之前，一切依然显得是那样幸福和美好。我的家坐落在汉堡主要的道路凡贝克修斯路上，那是一栋恢

弘的公寓建筑，我家就住在四楼。在这条路上，整齐地排列着同样美轮美奂的建筑物。我家的走廊又深又宽，我经常踩着滑轮在走廊上滑来滑去，家中还有一个能领略到美好街景的阳台。在我的脑海深处，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四岁的我，手中拿着一把钝刀，帮妈妈把一大碗醋栗去掉头和尾。我家楼下那层的阳台上有一个遮棚，我一不留神，醋栗就会从我的手中滑落下去，落在织得细密的遮棚上又弹了起来，发出“砰砰”的声音。这真是让人赞叹的音符！我会不由得再扔下一枚醋栗，所有栗子都在我的意愿驱使下溜了下去，只因为我想听到那美妙的旋律。

“我的宝贝儿，你在做什么啊？顽皮的小家伙！”妈妈看到这样的情形，总会带着责备的语气对我说道。虽然她很想小小地教训我一下，可也觉得我做的事情颇有乐趣。妈妈跟我说，以后我只能乖乖地坐在房间里给醋栗去掉头尾，再也不准抱着它们待在阳台上了。

我的两个姐姐比我大很多，我出生的时候，露西十四岁，艾薇十二岁。她们跟妈妈一样，总是喜欢对我管来管去。虽然我享受着富裕的生活，但是我的耳边总不会缺少教育我要“有礼貌、守规矩”的训诫。即便如此，身边所有人对我的关注和怜爱都是近乎完美的，家人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我的身上，好像我们所居住的公寓中的一切也都在围绕我而运转。家人都叫我“娃娃”，有时也叫我“小不点儿”。而我的真实名字是叫“芭贝尔”

（Barbel），直到现在，我的德国亲人和朋友还是这样称呼我。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当我迁居到英国的时候，当地人似乎认为我的这个名字很难念也很难记，所以就直接叫我“芭比”（Barbie）

了。童年的我，总喜欢踮着脚尖哼着歌在公寓里疯跑。那时，我在一所幼稚园里学唱歌，这所幼稚园由一位慈爱的女士经营，我们在这里发明了一些好玩的游戏，并做一些简单的劳动。当我们外出的时候，会排成一列，像一条鳄鱼一样，伙伴们手拉着手，一起漫步在运河边的大道上。我们有时候也会出演一些短剧，有时我会扮演雪花或是小兔子。有一年的母亲节，我还送给了妈妈一束五颜六色的手工折叠纸花，每一朵都是我亲手折的。

当地有一家运动俱乐部，里面有很多小孩子专用的运动器材，我的家人有时候陪我一起去俱乐部，这样我就可以和最要好的伙伴一起玩耍。在那里我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名叫英格，她还有个双胞胎姐姐，和我在同一所幼稚园上学。

战争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对此，我却毫无感觉。在遥远的地方，德国军队风卷残云般吞噬着整个欧洲，而这一切，似乎并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我的家人把忧虑都隐藏在心底，无论我们深爱的国家发生着怎样的变动，无论我的家人对战争有着怎样的恐惧和忧虑，他们都丝毫不会在我面前表现出来。我就这样在家人的庇护下成长着。

我的父亲叫瓦尔德马，昵称瓦迪。在他四十岁的时候，母亲生下了我，当时父亲已经超过被征召入伍的年龄，至少那时是这样的。父亲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他所搭乘的飞机经过英吉利海峡上方时惨遭敌军击落，致使他有一只手造成了终生的伤残，此外还有其他不同程度的伤害。我父亲当时的职务是铁道高层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侦测和治理铁路交通状况以及发生在火车上的犯罪行为。由于父亲的年龄、参加战争的纪录以及实际担任

重要职务的关系，他获得了在家中与家人待在一起的权利。

战争初始，父亲被派往瓦尔特纳区，也就是波兰走廊。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这个地区被迫从德国分割出去，成为了波兰的殖民地。当一九三九年德国入侵波兰的时候，那些波兰人则大都迁移到波兰南部，他们的土地和工作则由德国接管。而“一战”前就世代定居在那里的波兰人大多数都留了下来，但是他们必须要为德国人工作而不是富裕的波兰人。我父亲的职责就是尽一切力量铲除那一地区猖獗的走私活动。父亲虽然在外地工作，但还是能够定期回到汉堡看望我们，那是我童年记忆中再熟悉不过的身影。

父亲在外地工作的时候，在波森租了一所公寓，我们有时候会去看望他，并和他住上一段时间。因为我那时还没有上小学，相对于两个姐姐来说更加容易跟着母亲一起去看望父亲。不过露西和艾薇有时候也会在周末跟我们团聚，我们一家会一起出去散步、在公园里玩耍，或者去采摘野生的草莓。

当我和父亲在一起时，我总喜欢去森德曼家拜访。他们和父亲是多年的挚友，居住在亚若钦附近的庄园里，拥有一大片农场。我们顺着引道到达森德曼家富丽堂皇的庄园大宅，在前门的喷泉边停下，赫曼伯伯和芙瑞达婶婶便会出来迎接我们。之后，男人们可能会去狩猎，或者一群人围坐着喝茶、聊天，我则和森德曼家的男孩们一起玩耍。汉斯比我大一岁，弗列兹比我小一岁，他们和我是特别要好的朋友，大人们打牌的时候，我们三个就会聚在一起做各种游戏。

森德曼家拥有丰厚的产业，因此赫曼伯伯每天都要顺着庄园

环绕一周来监督工人们的工作。他驾驶一辆华丽的二轮马车，而我偶尔会被批准当个小跟班，每到那时，我便会快乐得像吃了蜜糖一样。当马车在崎岖的田野里飞速前进的时候，我总会担心自己会被甩出车外，但是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起过，因为我怕他们不让我再跟随前往。他们家饲养了几匹马，那些马看起来很结实且难以驯服，让人望而却步，不过它们都是些体态优雅的好马。

大宅旁边有一潭碧湖，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会带上野餐盒坐着小船到湖的对岸玩耍。他们养了很多鸽子，有一座大型鸽子笼，而且被设计成小屋的样子。我喜欢看那些洁白优美的鸽子昂首阔步地在小门里进进出出。在小孩子的脑海里，总会留下一些稀奇古怪的记忆。我在他们家中见到过最早的英式抽水马桶，这让我印象深刻。德国的马桶与英国的马桶看着不太一样，德式的马桶里面会有一个平台，与向下冲水的管道形成一个近似直角的弧度；而英国式的冲水管道是倾斜向下的，上厕所的时候会听到水溅落的声音，我们称这种英式马桶为简陋的茅坑。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惊奇不已。

那时候的生活恬适、安逸，在汉堡的城市生活和在瓦尔特纳区的乡间生活，都是我记忆中最美妙的日子。

§

我的父亲白手起家，最终凭借着自身努力获得了成功。他从小就失去父母，在一个照顾儿童的天主教关怀之家中长大并获得了教育。父亲有个妹妹叫艾尔丝，居住在柏林附近，除此之外没

有任何其他亲人。我母亲的家庭与父亲完全不同，她拥有一个大家庭。外公和外婆总共有三个女儿，分别为诺玛（也就是我的母亲）、希达和意玛。我的两位阿姨和外公、外婆都住在汉堡。因为离得不远，所以我们常去看望他们。外公是一位工程师，长期在船上工作，穿行于各个大洋之间，他到过很多地方，也见过很多有趣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吉普赛人预言外公将会行大运，结果当外公返回家乡的时候，预言竟然变成了现实，外公中了德国政府发行的乐透奖，得到了一笔巨额的奖金。不过当时我还没有出生，所以不知道具体的金额，但是我知道在当时那绝对是一笔巨款。就像很多童话书中的父亲一样，外公允诺送给三个女儿每人一份礼物，让她们选择自己喜爱的东西。我的母亲选择了精美别致的银质餐具和非常有名的梅森瓷器；意玛阿姨选择了珠宝，因为她没有想到其他想要的东西；而希达阿姨则像童话书中那些聪明的女儿一样向外公要了一块地，直到后来我们发现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外公总是对我说我会和他一样幸运，因此直到今天我都还保持着买乐透彩券的习惯，没准什么时候我也能中个大奖。

我在汉堡生活的那几年，外婆开了一间午餐餐馆，专门为商务人士服务，每个工作日那些商务人士都会来外婆的餐馆吃午餐。其实这里和其他餐馆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这里只在工作日提供午餐。我的母亲、希达阿姨和意玛阿姨经常过去帮忙，有时我也跟着一起去。我仍然记得，外婆总会准备一张小桌子和几把小椅子给我和表哥弗克。弗克是希达阿姨的小儿子，他比我大四周，我俩就像双胞胎一样亲密。因为那些商务人士喜欢在用餐时

商讨一些事情，他们也不想被小孩子打扰，所以我们只能静静地坐在那里。意玛阿姨的独生子名叫汉宁，他有时也会在餐馆里，但他比我和弗克小四岁，当时他还是个小宝宝。家里流传着一件关于汉宁的趣事，之前意玛阿姨一直想要生个孩子却很长时间都没有好消息，最后当外婆听说意玛阿姨在四十岁终于怀孕的时候，她难以置信地说：“别做梦了，别听她乱说，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一个重大的转折呀！”意玛阿姨的生命确实从此发生了变化，而这个令人高兴的转变就是汉宁的降生。

凡贝克修斯路上的那间公寓，记录了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我至今仍然难以忘怀。那间公寓的一楼是维德麦尔家经营的面包店，每天一早店里烘烤面包的香气就会四处飘散、弥漫开来，它总能把我引领到那里。我们的公寓楼是一栋大型的建筑，一个环形阶梯把上下楼连接在一起。有时妈妈会打电话给面包店告诉他们需要买的东西，有时也会允许我下楼把面包取上来。这个时候我会快速地跑下楼，再慢慢地走回楼上，细细地品着怀里刚出炉的面包所散发出来的香气。我们的公寓里也有电梯，但我需要在大人的陪同下才能搭乘。

我们家的客厅很宽敞，客厅的另一端有一扇门通向另一个房间，那里是吸烟室，但事实上它是父亲的书房。这里是父亲的地盘，孩子们一般不能去那里玩。父亲把所有的藏书都放置在这里，当他想要一个人安静一会儿时，就会来这里抽根烟。对于我这个小孩来说，客厅里的几张皮革沙发实在是太太大了，而且每次我穿着短裙、伸出两只没穿袜子的小脚，轻轻触碰到沙发的皮革时，总是感觉很凉，不过等我将整个脚底与沙发紧紧地贴在